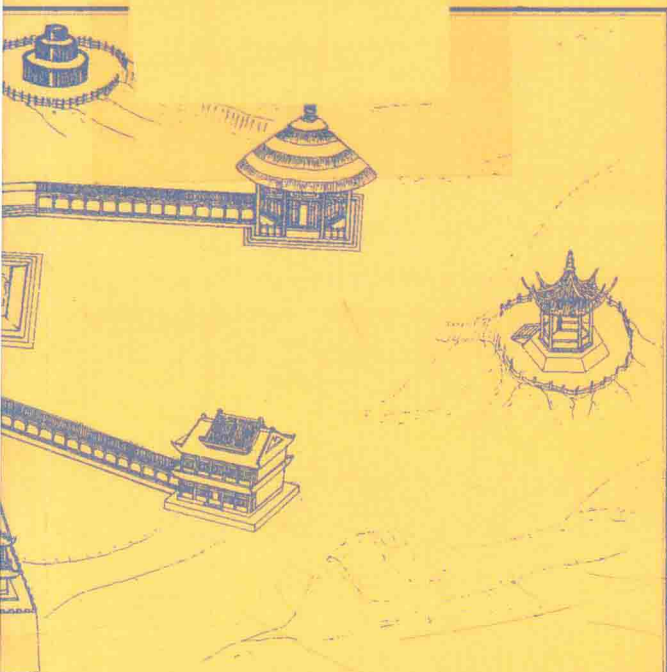


著者：胡 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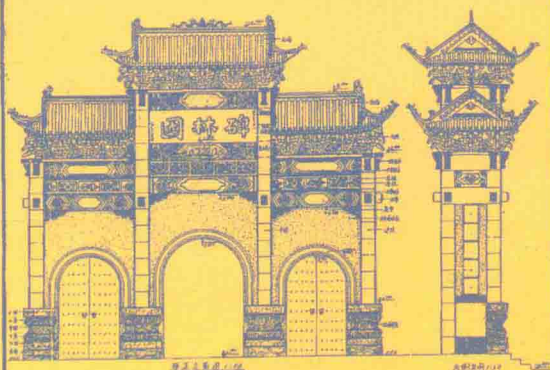
子房史話

不到长城非好汉
莫忘子房山上站



胡健 2013.5.28 制绘

子房山东山寺登碑林公园规划设计



徐州东山寺 徐州子房诗社

匡扶漢室不為家
矢志椎秦博浪沙
大智胸懷安社稷
功成名就走天涯

庚寅秋月李鴻民書



登子房山

匡扶漢室不為家，矢志椎秦博浪沙。

大智胸懷安社稷，功成名就走天涯。

李鴻民 詩并書 謝仲華 刻

匡扶漢室不為家
矢志椎秦博浪沙
大智胸懷安社稷
功成名就走天涯

庚寅秋月李鴻氏書



登子房山

匡扶漢室不為家，矢志椎秦博浪沙。

大智胸懷安社稷，功成名就走天涯。

李鴻氏 詩并書 謝仲華 刻

滅項興劉壯錦程，誰添古意漢風情。
子房簫韻平天下，安得青山留盛名。

孔伯祥詩 祝培糧書

登子房山

滅項興劉壯錦程，誰添古意漢風情。
子房簫韻平天下，安得青山留盛名。

孔伯祥 詩 祝培糧 書 謝仲華 刻



贊張良

滅秦扶漢巧安排，吹斷香魂入項懷。
演罷書中天地韻，楚歌猶蕩玉簫台。

謝鵬 畫 馬三力 書 謝仲華 詩并刻

早春二月，乍暖还寒。

大地已复苏，万象又更新。

常言道：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那惜时如金的人们早已不分昼夜地，不顾劳顿忙于奔波在各自的命运憧憬之中。

“二月二，龙抬头”的这天，天快胧明，凑巧乘车到了徐州火车站。因为转车需要换乘签字，必须下车，才走出了徐州火车站的站台。

每天的这个时刻，俗话说已经是要打五更鼓的五更天了。现时，还会有人还要转(zhuǎi)文，说在古书上论：是为“平旦”，或者叫十二地支的“寅”时。在农村就是公鸡已打过鸣，快临到日出之前，天色反而又黑上一阵子过后，才能再接着泛白，老天才算是真正开始东方拔白，是个逐渐地明亮起来的凌晨。

古人云：“天之将明，必倏然而暗；火之垂灭，必倏然而明。花木果树将死，先一年必花繁而硕盛，兆其气始脱也；鸟之将亡其鸣者哀，人之将死其言者善，若人病垂殁，亦必稍稍健旺，这也叫“回光返照”。故曰，衰之至者、盛之兆也，那盛之至者、衰之兆也，则倏暗之时非所忧，倏明之顷不足喜”。为人处事能觉悟斯语，就能凡事退一步想，却胜过无思量地妄进几步。如“老健春寒秋后热，夜半灯残天晓月”皆言其不长久之兆，是最为不足恃之事，也实在是天道也。往往人直到“白发不饶贵人头”之时，方省悟往事，而发如此之感慨。

刚才还在火车上。下半夜人好犯困，往往旅人们借摔摔扑克、讲讲笑话、拉呱来解困。对面座上就有位老兄聊起了“临天明前黑一黑”的典故。就听他开口就抬杠，人人都说“凤阳出了个朱元璋，八月十五杀鞑子”。其实朱元璋的祖上就是我们徐州府沛县人，应该是“徐州沛县出了个朱元璋，八月十五杀鞑子”建立大明朝。看来这老兄准是沛县人，不管他怎么扯，只要解困就行。

朱元璋小时候家贫如洗，乞讨为生，这年给人家放牛，天已经深秋了，十几个穷小子仍得终日在山上割草打垛、赶牛寻草。尤其夜里，天寒地冻，更显得饥寒难熬而睡不着觉。当时朱元璋已是大伙之头，大家半夜一叫唤又冷又饿，朱元璋就有了“偷牛劫伙”这一段。牛是杀了，可得用锅煮，又有了“徐达进村偷锅”这一段。大伙杀牛煮熟吃净了，天也就快亮了。徐达着急地说：天已这么亮，我怎么把锅给人家送回去。朱元璋就说：我让老天再黑上一阵，你送了去，再叫天亮，果然天就黑了下来。就在天黑一回的空档里，徐达也把锅偷偷地放回原处。这时朱元璋又把牛头插在山前石缝里，把牛尾插在山后石旮旯里。紧接着下山去报信，说自己放的牛钻山缝里，怎么赶也出不来了。东家来到山前搬牛头又到山后拽牛尾，牛都疼得恶嚎。东家只好自认倒霉，也把朱元璋赶走了。从那时起老天就在黎明前黑一黑，这是真龙天子朱元璋立下的天规。

听着这有趣的传说，车也进了徐州站，随着在徐州下车的人群走到站前广场。透过晨雾看到南面楼上有“蓝天”、西面楼顶有“白云”的霓虹灯字样在闪烁，看来今天真要在徐州地界站一站了。

多年未能在徐州下车,这站前广场现已命名叫“淮海广场”。提起“淮海”二字,首先让人想到的是淮海战役促使了蒋家王朝的覆灭。自古兵家看重徐州之险要,讲“得徐州者,得天下”。关乎徐州的得与失,往往是决定了国家民族命运兴与亡的指向。

论起现在的徐州市区,古称彭城。是尧舜时彭祖所领的大彭氏国的千年都城。故曰彭城。彭城后来又曾称徐州,是因为尧舜时大禹治水成功,继承了舜的帝位,禹年老时原打算把帝位禅让给东夷首领皋陶之子伯益,禹的儿子夏启不服,反而杀了伯益夺取帝位。夏启为了安抚东夷诸侯的反抗,用上怀柔之策,赐封伯益之子若木于彭城建徐国。辖山东大部份。从此“天下为公”变成了“家天下”。

古彭城、今徐州,于先秦时,曾为宋国的陪都。在天下反秦时是楚怀王之都,灭秦后又是西楚霸王项羽“王九郡、都彭城”的京都。直到魏晋之时,彭城方开始明确称为徐州。这样有时称彭城,有时或叫徐州就一直延续至今。过去徐州府号称“一府辖八县”上四县在西与北是丰、沛、萧、砀,下四县在东与南是铜、邳、睢、灵。现时的徐州市已割让萧县、砀山和灵璧三县给安徽省,还剩下丰、沛、铜山、邳州、睢宁,及又划分而多出的新沂,区域上明显的少了许多。

九州之一的徐州、那是三皇五帝,禹定九州分天下时,以“海、岱及淮惟徐州”,按自然区划而圈出个大徐州。这徐州北至泰山以南,东到大海,西至济水之源,南括淮河流域。又因“济东其气宽舒,稟性安徐,故曰徐”。至今这片区域的人们,仍自豪地称之为“老徐州”。这州是历代出圣人,

出帝王将相的英才辈出之地。又是英雄用武之地,真是历史“化石”遍地,有心人俯拾即得的圣地。

说起“徐州一战,江南无大仗”的淮海战役,这战场是以徐州为中心,东起海州,西迄商丘,北过临城,南括淮河的广大地区。真正是“苏鲁豫皖争战地,敢叫日月换新天”而响誉世界的大战役。

对外自称“老徐州”的这个地方,一九八六年自发地成立,又经中央批准的“淮海经济开发区”。这是以徐州市为中心,由苏、鲁、豫、皖四省连片的 17 个地、市管辖的 150 多个区、县(市),而组合成全国最大的改革开放经济开发区。这开发区似有着九州之一徐州轮廓,以前是人文始祖之圣地,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,必将在中华民族复兴之役中,创下丰功伟业。

今天把徐州火车站的站前广场,命名为“淮海广场”真正是名不虚设。四面八方来到徐州的人们,下车伊始而顾名思义。一踏上这块徐州圣地,定会能触景生情,浮想联翩,进而又赞叹不已。

东面的天边开始有点泛白,一抹山的轮廓,隐约地显现在火车站站房的后面。早已知道这座山是子房山。应该说,这是一座亘古驰名“张良吹箫罢楚,助汉定乾坤”,而名垂千古的名山。也可以说是闻名中外而永世不可泯没的历史名山——子房山。

子房山作为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标志性意义上的山,按以往的话语来讲,是座扭转乾坤的神山而当之无愧。也是当今全国距离交通网点最近,可当天方便来去的一座历史文物性名山。

当世盛称纵贯南北大动脉的京沪铁路,与东西横连亚欧大陆桥的陇海、兰新铁路,相交汇的徐州火车站,就座落在这座子房山的西坡山麓之上。

山不在高,子房山,因创世造史则名。确切地说,决定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命运,而开创的汉代四百年的基业,是用此山作为奠基石,汉朝从此山开始真正步入中国历史朝代之行列。

子房山,不应被人们所遗忘,因为子房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,立汉的关头。徐州自古是中国东部交通要隘十字路口,尤其今天坐火车过往于徐州的四面八方的旅客。每日成千上万的旅人途经徐州时,都必定会在子房山前一闪而经过,知道的人会注目子房山而缅怀历史上这一幕。还是不知道的人多,把子房山归入一晃而逝的茫茫青山之流。子房山是值得过往徐州的人们,抽空光顾的历史性佳处。但凡能抽空旅游的人们,莫忘到子房山上站一站,一张车票上只需签字换乘一下,既方便又无甚花费,就能在这值得光顾回味的山上一游。

子房山在没有更名之前,也就是在西汉之前的先秦时候叫做“鸡鸣山”。以“鸡鸣”二字为山名,这山名就在冥冥之中,早已含有预兆着,要让中华大地“雄鸡一唱天下白”之寓意。

登上这历经千百年沧桑的岁月风尘洗礼,而仍峥嵘犹存的山峦。自从两汉以来,乃风范依旧,真可号称为中国天然的“东方第一汉阙”。站在至今依然屹立的子房山上,领略一下历史的沧海桑田,世事巨变。缅怀着为灭秦、罢楚、立汉而指点江山的风流人物之时,定会如同孔老夫子当年

站在泗水涯上而发出的,子在川上曰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的感叹。当然,今天站在子房山上虽已时过境迁,但仍能目睹着日夜川流不息,南北西东的车轮滚滚,正在不重复的书写着历史的新篇。

两千多年(公元前 202 年)前,楚汉相争已经五年。最后的生死决战仍落在楚汉双方之主,项羽与刘邦的家乡徐州。经过“十面埋伏”和“四面楚歌”,称雄盖世又战无不胜的“天之骄子”霸王项羽,兵列九里山下,却被鸡鸣山上,一夜萧声引动的“四面楚歌”而兵溃如山倒地败走垓下。继“霸王别姬”又“霸王卸甲”,最后项羽落得在乌江自刎而烟消云散,成了过眼云烟,在历史上从此也就消声又匿迹了。

屡战屡败于项羽,而又屡败屡战的草根匹夫刘邦,这一次设麾帐在鸡鸣山上,布下“十面埋伏”。张良于夜间一箫演奏出了千古绝唱“四面楚歌”,造成项羽的兵败山倒。也因在这鸡鸣(子房)山上,刘邦一胜夺得了天下,才一举开创起四百年的汉朝基业。刘邦设麾帐于敌营之中,完全出乎项羽的意料之外。此举如若被项羽发觉,向来所向披靡的霸王一马登山,直捣汉帐,定会生擒活捉刘张二人。当然,历史本没有如果,在子房山上立帐、却是历史上“险中取胜”的典范。从此刘邦及其以他为首,组合成的徐州地域邦派的政治、军事集团,(这当然比项羽早年所领的江东八千子弟兵,多出好多倍)。在灭秦败楚之后,完成了中国的真正统一天下,并成为真正能掌握实权性的全国各地的统治阶层。

这伙土生土长于徐州中下层人群的一言一行,在汉代的四百年间,会一直掌控,标榜和影响着当时封建社会的

各个层面。由于他们的一举一动而为之形成的各种规范及结合当地的各种习俗，会一直影响、流传，标榜至今。也为之形成汉文化的大体一统性。这是消化七国各异的地域文化，而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又浑然一体的一统性。

从此，也就是从汉代那时期起，中国的文字、语言、民俗、文学、哲学、科学，以至联合组建的中华民族，都在他们衍化出的社会制度的统治下，形成、完善和发展起来。并融会贯通了自西周以来，诸子百家的成果，掺合启用了古老东夷文明精髓，使整个社会构架极臻完善，从那至今成为两千年来，社会各个方面的模式典范。

这帮从徐州走出去的人们：禀承着“敢于人先”的优良品性。在保护和继承先秦文化的基础上，择善而从地形成脱颖而出的浑厚惊世的汉文化体系。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人，在历代乘掌控政权而开端，历经千余年不懈努力地引导、培育和创造，使饱含徐州土性的汉文化仍倡导着后世的文明。总之，从此把那些能构架社会基础的方方面面，都冠其名曰“汉”，而延用至今。至于后来的大唐盛世及清的康乾盛世，在文化的肇作上只能是锦上添花，仍无法更动其这个“汉”名头。

以汉字挑头的汉民族，至今仍是全人类最古老，人口最多，分布最广的最伟大的民族。汉字是世界上应用最为广泛的古老象形单音文字，比任何现行的文字更饱含艺术表现魅力。汉语更是世界上操之人口最为众多的语言。汉学更是影响深远，以哲理的前瞻性而傲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前端，为之塑造出光彩夺目的民族形象。有着世界上影响面最为广泛的哲理和社会意识，利用最长远的人类创始

性的发明创造成就,延用最久远的礼仪习俗,这无一不都是汉文化而缔造出的丰功伟绩,又怎能不是古老的徐州人们的骄傲。

汉文化之根,追本溯源理应在徐州大地。徐州是中华大地开化最早的地方。从燧人、伏牺之时就已是人烟流连之地,更是五帝时期人文荟萃而集居之处。在这片开发最早、无数优秀先民休养生息的土地上,经过炎黄部落集团的东进,与太昊、少昊部落集团的东夷文化的融和,才汇集出崭新丰满的华夏文明。其东夷文化就是徐州古文化。所以说徐州有如此在汉代之前,就积存了早几千年的文化积淀,才能够乘执掌汉代之机,散发出并形成汉文化滥觞的造化神功。由汉代的一呼而起的中国文化顺理成章地正名为汉文化。理所当然从此由徐州的子孙们打造着这中国文明,徐州也是中国大多数圣人的古老文化摇篮。

今天终日里操着汉语交流情感,书写汉字以记录日月、抒发心情,习用汉文表达知识学问的亿万汉族人们,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华裔后生们,连受益于汉文明的异邦人士等等,以及惯把勇士称为好汉的人们。如果还从来不知道徐州,那怕自诩游遍天下,却还没有来过徐州。甚至无数次搭乘火车从徐州一闪而过,也未曾有在徐州下车一游的动意,那真可说会有“挂一漏万”的毕生之憾而兴叹。徐州是个可凭吊亘古的圣地。来徐州一游,却没有在子房山上一站,又会缺少重温罢楚立汉之艰辛的一课。

早就流行着一句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的口头禅。古代中原是富庶之地,东临大海、南有长江天堑、西有高山屏障,只有北方是广阔草原,而无险可据。几经历代所修的万里

长城,延山随势盘据在北方边疆。所以说长城是古代中原大地在北方戍边的最佳、最前沿的守卫国土的岗位。能够站在长城之上参与卫国御敌是中华铁血男儿的荣耀作为。长城之上的每一位战士都应当自豪地称为“好汉”,争取戍边地到长城上去的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是历代一句响亮号召口号。现代的旅游业,更加借重这一句口号来打动人心,招徕人们到长城一游。旅游的人们都想到长城之上,沾一沾当“好汉”的光。站在长城之上,观望远近蜿蜒在山峦之间的氣勢雄伟又静峙欲动的城堡,而被震撼。想象着当年的战火烽烟,休闲的游人也不由得如同古时卫国的好汉们一样,被兴奋鼓动起来。不停地攀登,走东串西,透过左右城堞瞄前视后,像好汉一样站据在这国之热土之上,而感慨过去、思索现在、憧憬未来。“长城”二字,历代就成了捍卫祖国的军旅代名词,是国门寸土不让的最佳代言。

今天站在子房山上,还应在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这句后面再加上“莫忘子房山上站”。只有到子房山上站一站,才能真正体会到这“好汉”二字,是从何时何地才开始用在风流人物的身上。“好汉”称呼应始于徐州。亲自站在子房山上才能透彻地理解,只有从平凡之中,创造出惊天的伟业来,方能变得不平凡。才能认识“物竞天择”的真理。从瞬息万变的历史转折之中,领略真知蕴藏于平凡之中的真谛。这便是使人们今天站在子房山上,依然如同亲临其境地接受舞动的汉风熏陶的渊源所在。这也是凤凰在火浴中涅槃之道理所在。

刘邦借大汉开国论功行赏之机,和诸将谈论是如何取得这天下。刘邦最后的结论,是自认为在于自己会用人。刘

邦是世界上创天下最会用人之君主。但凡想做成任何事业,会用人又能拢络把握住了人才,是做事从头开始零起点时最好的本钱。是从无中生有来的捷径法宝。这会用人之术,是从一无所有的零开始做事起,最划算的无本的本钱。就因为原本是零,即使从无混到有了的那么一点时,这时的根基往往不牢固,常会因故又失去已有的那点,再又一无所有。只要不泄气,人心不散,仍可以重新再起。能随时随机掌握住人才,正是重新再生的最佳捷径。所谓“众心齐,泰山移”,刘邦创天下的用人之例是最好的写照。

这用人之术必须反复论证,不断地纠正观念、敢利用起来就能得心应手。因为原本是零而一无所有,行事之中遇到挫折就敢于担当取舍。在重新开始的继续作为之中,遇到决定取舍的时候,心理上便最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。俗话说“拾麦打烧饼”,花的是功夫。除去果腹,那剩余的卖出去的,就是挣的钱。如同顽童们尿尿和泥,捏泥窝窝比谁摔得响一样。如此摔破了再重新和泥再比,而乐此不疲。有这样的心理素质,才能敢于在绝处逢生之时,采用果断的抉择行为,以求得死而后生,故反能寻机而起。这样的人,身处关键时刻,很少会有摸棱两可、踌躇不决而贻误先机的表现及做作。反而会显得拿得起、放得下的豁然大度。这人行云流水般的心态,得心应手似的行事,往往会获得意外的胜算。

刘邦就是如此在历史上度人,用人最为精明的典范先例。徐州后世所出的帝王中:东汉的刘秀、三国魏的曹操、曹丕,蜀汉的刘备、南北朝宋的刘裕、齐的萧道成、梁的萧衍、五代后梁的朱温、南唐的李昇、灭元建明的朱元璋,几

毀清庭太平天國的洪秀全。前前后后一齐等等,只有三国时、曹操和刘备在度人用人上虽可,比起刘邦还是差些火候。

刘邦在评价夺取天下所用的三杰之中,首推张良张子房的功劳“夫运筹策帷幄之中,决胜于千里之外,吾不如子房”,其次才论及萧何与韩信的功劳。“此三者,皆人杰也,吾能用之,此吾所以取天下也”。

刘邦与张良,是在“遍地烽烟尽反秦”之际,各带一支起义军,路上相遇在徐州城北的古老留国地面。谁知俩人一见如故,彼此都投缘似的“英雄所见略同”而又“英雄相见恨晚”。交谈之中,话语投机又志同道合,进而推心置腹地无话不谈,很快成了知己。张良把自己在博浪沙,为报韩国仇椎击秦始皇嬴政未中而失手逃亡。十年来亡匿于徐州城东的下邳时,当初在圯桥奇遇,获得了帝王术“太公兵法”素书。张良便开始屡屡把这部“天书”传授于刘邦,使刘邦逐渐真正懂得驾驭用人术。刘邦仰慕张良的身世和英雄所为,由始至终尊张良为闯天下之良师益友,而的确收获多多。

张良此前研读素书时,也曾多次把此帝王术讲与他人。但是凡接触此书的人,都反映对此书总是难以理解其个中的道理,误认为此书如同“天书”般难以领悟,张良也认为“天书只求有缘人”。没想到此书讲与刘邦时,这粗通文墨的小吏,不但能够诸节理解,而且是一点就透地顿悟悉收,还能举一反三,并为之发挥而试着运用又乐此不疲。张良也为之深感惊奇诧异,“此生可造也”。认为刘邦不仅粗有细,而是位独具天禀,可圈可点,让人琢磨不透又有见

地,定是可以随从共作之人。良曰“沛公殆天授”故屡尔遂从不去。从此张良也跟定刘邦而不离去。

刘邦对帝王术的屡试灵验之后,对张良的用策已达到言听计从的崇拜程度,对张良的信任程度也达到迷信的地步。每逢关键时刻,刘邦早已习惯首先讨问张良的看法如何,办法如何,往往也定以张良的谋划为是。在张良的点拨下,心中才有了主张。说句笑话,现今常用的“主张”之义,也取自“刘邦行事以张良之意为主”这个典故中来。刘邦行动为之也有了底线回数,再对外或对下属发号司令,久而久之屡次能够得心应手。刘邦习以为常地在内心愈加敬佩张良,始终以师礼待之。张良也为之认为实现了和应验了,黄石公对他十年后能为帝师的期望。

翻遍汉史,匹夫出身的刘邦行为无状,做事往往不以所谓的常理俗规手法出牌。追随之人也多见怪而不怪,可对初来乍到的人,如此就不知所措而难以应付。刘邦平日里对其下属从来都是当面直呼其名,包括共同起义兴兵于丰沛的萧何和樊哙,以及曾拜之为大将军的韩信。尤其对待俗儒之流,鄙夷轻漫的事例,时有发生。刘邦唯独对待张良是个例外,刘邦在人前背后绝不直呼张良,始终牢记得住,尊称张良之字号“子房”。刘邦以示自己对张良贤者的态度,把张良奉为师尊一样地看待,谨守“尊师重教”应有的规矩。

从点概面上可看出,刘邦的一举一行是极具尺度分寸的,刘邦只是在用一味的怪异来极力掩饰自己内心走向。刘邦在创汉之中如此不愿脱俗的表现,不但瞒过当代人,瞒过司马迁等史者,甚至瞒得现今人的眼球也难以认清刘

邦的做作。古今都在无知地称他是匹夫,或者无赖流俗之徒。如此瞒天过海之术做得炉火纯青,可算是史无前例又史无第二,刘邦是演习“帝王术”的高才生。至于有人说刘邦是无赖,此词只来源于刘邦自述当年刘太公对之的呢称。除此之外还能找到刘邦的所谓无赖行径。历史上的个中事,怎能人云亦云图热闹。

刘邦绝不是后人所想象中的匹夫,或者无赖流俗之徒。刘邦一生所有作为,有些是空前绝后的,始终保持其的唯一。尤其在用人和度人上,总是能计高一筹。刘邦在识人方面,绝不掉以轻率,从对待张良,总是高看一等的做法,而可见一斑。刘邦的识人是在于他更好地用人,各类人才又都是他创业的无本的本钱。所以刘邦在度人和用人方面,总是在费尽心机地苦心经营。对每一个人才,总是从反正两面来加以衡量,才算人才尽用。尤其突出表现在临终前,吕后讨问百年之后臣上之事。可见刘邦对萧何、曹参,王陵和陈平的相国顺序,早已心中有了回数。及对“安刘者必勃也”的周勃的器重,更是重中之重的警语。都反映出刘邦在度人和用人上,已达到苦心孤诣的炉火纯青的程度。后人只能学之一二,都难以逾越。

刘邦平定了天下,因论功行赏中的群臣争功不止,一年多来,功次难定。故尔封功臣,先从未尝有战功的张良封起,首先,单独让张良“自择齐地三万户”。论起当时的齐地,从西周到东周的春秋时五霸和战国时七雄,齐地独霸一方,就始终是最富庶之邦。又是“武圣”和“谋祖”的姜太公姜尚的封地立国之地,是历代都精心经营达数百年的尚武之地,向来对外就敢于号称“三万齐人可横行天下”的强